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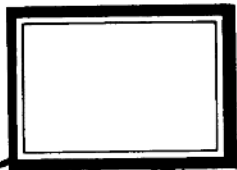


王渔洋研究论集

孔繁信 邱少华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王阳明研究四集



孔繁信 邱少华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王渔洋研究论集

孔繁信 邱少华 主编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2插页 280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9-0685x

I·609 定价 7.40元

前 言

桓台县在清代为济南府新城县，原治所在今桓台县的新城镇。清初领一代风骚的大诗人王士禛便生于斯，长于斯，居官四十余年后终老于斯。

桓台地处鲁中平原，水土丰美，县境北部有锦秋、马踏二湖，沿湖河汉纵横，颇似江南水乡。近十余年，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桓台县的工农业更呈现出飞跃发展的形势，去年已成为我国江北的第一个吨粮（年平均亩产过千公斤）县。

开始富裕起来的桓台人民，敬重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为乡邦增添了光彩的诗人王士禛，在新城镇的王氏家祠的旧址上建立了王渔洋纪念馆，搜集整理王氏文献，并先后于1986年、1988年两次邀请全国和本省的文学史家来桓台，举行了王渔洋著作学术讨论会。今年，王渔洋纪念馆馆长邱少华同志又邀请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孔繁信同志协助，从近十年来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两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选出了若干篇，编成了这本《王渔洋研究论集》。这些做法对推动王士禛的生平和著述的研究，宏扬民族传统文化，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士禛出身新城世家，叔祖王象春于明季便以诗名，正如前人所评：“家学门风，渊源有自。”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仅及冠，赋《秋柳四首》，属和者数十人，便崭露头角。越二

年，初官扬州推官，在任五年同饱览大江左右山水名胜，兴会无穷，诗作累然，以其冲和清远之神韵一格，为前辈名公钱牧斋、吴梅村所推许，诗名大起；又喜“日了公事，夜接词人”（吴梅村语），常与当地或过往名流社集唱酬，成为名传四方的诗坛盛事，初步奠定了他主盟风雅的地位。内迁京官后，一度为国子祭酒，数次主考乡试、会试，又好奖掖后进，一时朝野名人多入其门。他名位日高，至总领宪台、刑部，仍耽于诗书，主持风雅，两次出使四川，一次祭告南海，不废吟咏，均有专集，被推许为“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之“最”（《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至名卿显宦多请为之品订诗文。乾隆间赵瓠北论康熙朝诗人，说：“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王阮亭。”（《瓠北诗话》）沈归愚亦称：“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进，声望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实过黄初，终其身无异辞。”（《清诗别裁集》）袁子才声称于渔洋“不相菲薄不相师”，但也承认其为“一代文宗”（《随园诗话》）。

不过，乾隆间赵、沈诸名家之言，只是就实际大体而言，所谓渔洋声望“终其身无异辞”，并不尽然，“异辞”还是有的。王士禛谢世的前数年，其甥婿赵秋谷著《谈龙录》便重在讥议其神韵诗说及其诗作，以致成为清代诗史上的一段公案。嗣后之论者虽然意见不一，上引乾隆时期的几位大家便不完全同意赵秋谷之讥议，然从之讥议者亦不乏人。近世论者特别看重诗歌的现实性和政治功用，致使在一个时期里，王士禛的神韵说及其诗作便受到了冷遇，乃至过分的苛责。

古代的中国是诗的国度。两千余年来，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许多优秀的诗人和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风格各异，也产生了许多各有所独到的诗论。正是这样，一部中国诗史才显得如此

绚丽多彩，灿烂辉煌。自然，这各种诗歌的风格、流派和诗论之产生，都有其各自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根源，与诗人各自的生活条件也有关系，它们的社会意义和艺术审美价值是不一样的，但都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创造，不论是为时事而作、哀民生之多艰的，歌咏山水、领受大自然之灵音的，还是抒写儿女情肠和生活哀乐，以及玩味人生真谛的，乃至刻意讲求诗歌艺术表现之美的，都是值得我们珍重的文化遗产。

像王士禛这样一位著述甚多，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上为突出诗歌的审美特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的一代诗坛领袖，理应受到我们的敬重。研究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大量诗篇及其神韵说，不仅是研究中国诗歌发展的全部历史及其规律之所需，而且对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繁荣今天的诗歌创作，提高新诗的审美意识，也是很有意义的。

近十余年来，文学史研究者摆脱了过去对待古代文学的偏狭的批评观念，对王士禛的各种著作、特别是他的诗论和诗作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就已发表的文章看，篇数虽然不算很多，但研究的面比较广，多数是作者潜心研究的成果，不论是对渔洋身世、交游的考索，对他的几种杂著的版本、内容的考察，还是对渔洋诗论、诗作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物，立论有据，极少随感式的泛论，表现出踏实、谨严的学风。由于前一个时期，王士禛最受讥议的是他的诗论和诗作的风格，这个时期的研究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对渔洋诗论的阐释、评论上，评论其诗作也集中在其神韵一格的代表作，或者作为评论其神韵说之例证。可喜的是多数论文阐释、评论神韵说的内涵、意义，既联系到它的历史渊源，与后来诗论如境界说的关系，又不回避它与清初康熙一朝的政治形势趋向安定，以及渔洋个人身世

的矛盾的潜在的关系，而且鞭辟入里地深入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这就体现了既是历史的又是美学的批评原则。从而，各篇的论述角度虽然不同，所做出的阐释和评论也不尽一致，自然也并非尽皆中肯，但总的说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触及到了前人的研究未曾触及过的问题，论述注入了新的诗歌创作的理论，也就更加深入、具体、表述清晰，可以说基本上揭示出了渔洋神韵说的实际内涵、突出诗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取向及其局限、它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对诗歌创作实践的意义。这是近十余年间王渔洋研究的一项比较突出的成就。

这本论文集汇集了近十余年间研究王士禛的主要论文，既反映了这项研究的进展和成绩，也反映出这还只能说是一次新的良好的起步，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扩展、深入。这不只是因为文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而且是因为王士禛的著作非常繁富，还有多种著作尚无人问津；他一生创作了数千首诗，是他成为久负盛名的一代大家的主要条件，然而被论及、被赏析的只是其中最为典型的神韵一格的诗篇，还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评论，自然也就显示不出其诗歌创作的总体面貌和成就，以及他各个时期的诗歌的深层的特点和其间的演变轨迹；至今还没有产生一部与其成就、声名相副的评传。总之，还有许多课题尚待开掘、研究。

正是这样，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就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不独是汇集起前一个时期的研究论文，给研究者提供一份参考文献，省却查阅之不便，而且显示出王士禛研究已经做的和尚待深入或开发的课题，个中就寄寓着期望；愿研究者继续辛勤耕耘，产生更多的研究论著，将王士禛研究推向前进。

作为一个爱好渔洋诗的古典文学教师，向编辑、出版这个集子的王渔洋纪念馆和山东文艺出版社，表示由衷地感谢。

袁世硕

1991年1月

目 录

前 言	袁世硕 (1)
王士禛	李毓笑 (1)
王渔洋仕历政绩述略	邱少华 (19)
明末清初王氏家族几次劫难述考	孔令涛 (32)
蒲松龄与王士禛	侯崇麟 (41)
孔尚任与王士禛	黄 斌 (54)
论王渔洋的神韵说与创作个性	吴调公 (66)
渔洋的神韵说与渔洋诗的神韵	万云骏 (88)
王士禛“神韵”说初探	王英志 (99)
论王渔洋的自然美艺术观	吴调公 (115)
王士禛审美理论琐议	皮朝纲 (133)
神韵说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赵蔚芝 (145)
王士禛的诗歌创作与理论	王小舒 (163)
清初钱、王“代兴”之说刍论	裴世俊 (176)
王士禛神韵说的历史价值	汤贵仁 (191)
神会自然与观照人生	王小舒 (204)
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	宫晓卫 (219)
渔洋论杜	张志纲 (230)

论王渔洋评杜	武润坤 (243)
论王渔洋的诗说及其风格	
兼评代表作——《秋柳》四章	苏仲翔 (254)
渔洋山人的《秋柳》诗	(日)吉川幸次郎著 贺圣遂译 (265)
王士禛“神韵”说诗例一则	王英志 (278)
说王阮亭的《秦淮杂诗》	孔繁信 (283)
谈王士禛的词论及词作	李少雍 (295)
略论王渔洋词的风格特征	薛祥生 丁纪阔 (309)
读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	赵伯陶 (320)
王士禛和他的《分甘余话》	张世林 (330)
王士禛和他的《居易录》	张鼎三 (335)
《渔洋诗话》杂考	(日)船津富彦著 周锡山 周慧珍译 (353)
论《池北偶谈·谈异》	李永祥 (373)
有关评论古典文学作品的几个问题	陈祥耀 (386)
后 记	(393)

王 士 禛

李毓笑

—

王士禛，是清代初年卓著的诗人，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原籍山东省诸城，祖上迁至新城县（今桓台县）落户，此后世代居此，遂为新城人。新城在明、清时属济南府，所以渔洋常自称济南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仕宦家庭，曾祖父名之垣，字尔式，号见峰，明嘉靖壬戌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善诗、文，其生平仕宦行事，及师友交谊，载自著《历仕录》一书；祖父象晋，之垣季子，字子进，别字康宇，明万历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著有《剪桐载笔》、《清悟斋心赏编》、《群芳谱》等书；父与敕，字钦文，别字匡庐，象晋季子，清顺治元年拔贡，封国子监祭酒。渔洋兄弟四人，长兄仕禄，字子底，号西樵，顺治进士，历官吏部考功员外郎，著有《十笏草堂集》等；仲兄仕禧，字礼吉，康熙贡监生，著有《抱山堂集》；三兄士祐，字子测，号东亭，康熙进士，著有《古钵山人集》。由于家学渊源，渔洋兄弟四人自幼便受到较深的文化教育，又加上个人刻苦学习，都善诗、文，长后各有成就，弛声艺苑。渔洋六、七

• 1 •

岁入家塾，学《诗经》，已能领会诗情。他在《池北偶谈·诵诗》中说：“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怅触欲啼，亦不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卷一六）此后自取唐诗诵读，并学作诗。长兄西樵看出他的诗才，便让他手抄韦应物、柳宗元等数家诗学习。后三十年，渔洋在《书考功年谱后》一文中还表示感激幼时受西樵教导之情，说：“文章经术，兄弟兼师。”祖父象晋，辞官家居，自号明农隐士，年八十有余，日常督教诸孙读。从叔祖象咸，字洞庭，善草书，喜欢饮酒，性格狂放，有一天他醉中飞笔作书，淋漓满纸；象晋也一时兴致勃发，命诸孙即事对诗，说道：“醉爱羲之迹。”渔洋时年十一岁，应声答道：“闲吟白也诗。”祖父见答对得好，很是喜欢，赠给他两把画扇（见《渔洋诗话》卷上）。又幼时曾作《落叶》诗数篇，大为长辈所赞赏，中有句道：“已共寒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又道：“年年摇落吴江思，忍向烟波问板桥。”据说他十五岁便著有《落笈堂初稿》一卷，伯兄西樵为作序，并代为刻印（据惠棟注补《渔洋年谱》说）。顺治十二年，渔洋入都参加会试中试，未殿试而归。当时渔洋与长兄西樵、三兄东亭文名渐著，号称三王。后二年八月，游历下，邀集诸名士于大明湖。会饮水面亭上，举办秋柳诗社。绕亭杨柳百余株，披拂水面，叶始微黄，乍染秋色。渔洋即景作《秋柳诗四首》，当时和者既多，后一经传扬，大江南北，甚至闺秀亦多有和作。诗人陈允衡曾称赞渔洋《秋柳》诗道：“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渔洋诗话》卷上）。时渔洋二十四岁，诗已蔚然成家。顺治十五年，渔洋赴京参加殿试，居进士二甲。次年，授任扬州推官。顺治十七年，赴扬州就任。十八年，渔洋

曾渡江游吴下，谒见前辈诗人钱谦益。钱氏为当时诗坛领袖，很赏识渔洋诗才，赠渔洋诗道：“骐骥奋蹴踏，万马暗不骄。勿以独角麟，偃彼万牛毛。”又为渔洋诗集作序，中有“与君代兴”之语。其被赏异如此（《渔洋诗话》卷下）。渔洋在扬州五年，被调任京职，后官至刑部尚书。在官期间，曾查获清理过许多民间冤案，颇有政声。渔洋虽日常政务繁忙，然从未懈怠诗、文著述；出使遍经秦、蜀、楚、粤、吴、越各地，路途往来之间，都留下了丰富篇章，先后编辑成集。渔洋曾叙述在扬州推官任时的诗兴道：“予往如皋，马上成《论诗绝句》四十首。”“予在鹭社湖舟中，作岁暮怀人绝句六十首，丙夜而毕；纸尽，以公牒牍尾续之，淋漓皆。”（《渔洋诗话》卷上）康熙五十年五月，渔洋痼症大作，于故里逝世，年七十八岁，葬于系河北岸祖茔。前一年秋间，歙县程氏兄弟征求渔洋诗、文，以备汇为全集，刻板印行，时渔洋已病不能起，便于枕上口授，让他的儿子启泙把他的历年所作编次成册，总为九十二卷带经堂集；本年春，在枕上为一女子作了一篇传记，也口授，让启泙代书，感慨道：“吾初官维扬时，为居烈妇雪冤一事，久欲为立一传，因循未果，仿烦闷郁轡中偶于枕上得之，了此一段公事！”（见惠棟注补《渔洋年谱》）于此可见渔洋热忱著述，至老不倦。他一生所编著诗、文，凡数十种，其中自作的诗占一千余篇，可谓洋洋巨著。

渔洋平生交游颇广，同海内一些著名文人往来密切，如杜浚、施闰章、朱彝尊、陈维崧、邵长蘅、洪升、宋琬、金怀、彭孙遒等，都相与交好，彼此常有诗赠答。渔洋重视才学，并不以势位高低论交。据他自己说，在扬州时，多“布衣交”。他和布衣诗人友好交往的记载，常见于他的笔记文中。今特别一叙

渔洋同本乡几个名士的交游。并说明渔洋重视保存乡土文献。新城徐夜，字东痴，是渔洋的从叔祖王象春（字季木）的外孙，与渔洋为外从兄弟，善诗，五言宗法晋陶潜。明代亡后，他归隐系水之东，写下了不少记述林泉之趣的作品。渔洋自少在家乡时便和他交往，常相与作诗唱和。例如渔洋当初会集诸名士游宴于大明湖上，作《秋柳》诗，东痴虽未与会，但亦有和作，题作《和阮亭秋柳诗四首》（《徐东痴诗集》卷二）。渔洋曾赠东痴诗，赞称他的诗才道：“湘东品第留金管，江左风流续《玉台》。”（《渔洋诗话》卷上）两人曾结伴同游邹平长白山，赏玩柳庵、上书堂、醴泉寺等名胜。渔洋《长白山录》一卷，便是此时所作。后渔洋在京做官，有一次返里，与兄西樵、东亭同往拜访东痴，见他家境贫苦，饥寒交迫，便与县令信，请予照料其人生活（渔洋《徐诗序》）。东痴曾作《春日寄东亭、阮亭兄弟》一诗，表示感激受顾恤之情，诗道：“计拙谋生事，常年只旧贫。粟瓶储断日，米帖乞从春。老态乖时趣，穷交累故人。犹存青眼在，未觉白头新。”（《徐东痴诗集》卷一）东痴死后，生平所作诗多半散失，渔洋在京就一向所收藏的东痴诗二百余首，编辑刊印，名《徐东痴诗集》，并为作序，哀伤道：“夙昔之交独予在，序先生之诗，思畴日友朋游处倡酬之乐，为之泫然而流涕也。”张实居，字萧亭，一字宾公，邹平人，为渔洋内兄，隐于大谷，弹琴咏歌自娱。渔洋敬重实居的人品学问，相与交好。这从渔洋《跋自书宋人绝句》一文中见出两人志趣的投合，文道：“雪二日，夜乍晴，上啸台，东望林木苍茫，宛然范宽、倪迂之笔。会樵唱轩落成，初移笔、研、几、榻，烛下作书寄内兄宾公山中。书竟，偶录此诗。地炉糟粕，灯火青荧，岁暮风味，恨不与宾公同之也。”（《渔洋文略》卷一二）渔洋

编选《张萧亭诗集》刊印，并为作序，称扬其诗道：“萧亭古今诗盈千余首，乐府古选尤有神解。为择其最者三（一本作‘五’）百余篇，别为选集。后世诵其诗者，庶以知其人焉。”后来渔洋又在诗话中记述道：“内兄张萧亭实居，邹平少保忠定公孙也，家有湄园，擅丘壑之趣，今芜矣。尝有诗云：‘桃花乍放柳初生，叶底春禽送好声。人在西园山翠里，斜风细雨度清明。’予刻其诗四卷。”（《渔洋诗话》中）

在渔洋相与交游的乡土朋友中，更一叙述他和蒲松龄的友谊关系。蒲松龄是清代初年文学家，以作《聊斋志异》著名，淄川人，住居和渔洋临县，彼此相与交好，然两人一生所处的境遇却不同。王渔洋官运亨通，势居高位；蒲松龄科举失意，始终不过是个穷塾师。但王渔洋却很尊重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赞赏王渔洋的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交结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渔洋为之评点，更作《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诗，赞称其书的故事情味，诗道：“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蚕尾集》卷一）蒲松龄也作《次韵答阮亭先生见赠》一诗（《聊斋诗集》卷二），表示见重于渔洋的感激之情。康熙四十一年，渔洋在京遥寄所著《古欢录》给蒲松龄，蒲松龄作诗致谢，题作《谢阮亭先生遥赐〈古欢录〉用黄太史〈题放鹤图〉韵》，诗中赞称渔洋器重文士，说道：“调羹济苍生，想望亘四表。胡乃羡文人，结契海鸥鸟！”（《聊斋诗集》卷四）康熙五十年五月，蒲松龄听说渔洋去世，至为哀痛，并作了四首哀悼诗，从中也可以表现出两人生平深厚的情谊，以及蒲松龄对渔洋诗坛地位的尊重。其一道：“昨宵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儒林道丧典型尽，大

雅风衰文献亡。《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聊斋诗集》卷五）

王渔洋很重视民间无名诗人以及他们的著作，把所见所闻都随笔记了下来。这从渔洋诗话中可见。所记的诗人，遍及各行各业，有木工、衣匠、担者、锄者、僧人、闺秀，甚至乞丐等。他们有一篇之胜，或一言可采，都予以宣扬。因此，很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在当时得到流传，而且被保存了下来。渔洋由于多方面注意诗人作品并汲取其所长，也开扩了自己诗、文创作的构思境界。

二

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在时势推动下，清初曾出现过一派以顾亭林为代表的气节高尚的诗人，写出了不少表现民族思想的爱国诗篇。王渔洋处的时代稍晚一点，清政权已趋向巩固。他的诗中有些慨叹时势的篇章，显然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然语意已不免隐约无力。还有一些描述人民生产劳动，揭露官府压迫人民，表现人民生活艰辛悲苦的篇章。这一般是他早期作的。后来的作品，更多的是纪游写景诗、怀古诗、赠答诗、咏物诗等，其中或含有某种思想意义，但作品取材总的趋向，是社会现实内容不足。又因为他在清朝作官，以及受阶级意识所支配，还不免有些作品对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如《秦中奏凯歌十二首》、《瀛台赐宴恭纪六首》、《闻官军复卢州》、《滇南凯旋歌》等等，都是他作品中的糟粕部分。这一类诗正适应清初统治者的需要。

渔洋叙写时势的诗，如《淮安新城有感二首》，即景抒怀，感慨明末亡国的事迹。此诗是顺治十七年过江苏淮安所作。淮安是明末宗室朱由崧设镇复国的地方。当时四镇黄得功等驻守江、淮一带，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扬州，继续抗清，终于失败。史可法殉国于扬州，黄得功战死于芜湖，福王被执北去。渔洋在诗中沉痛地写道：“四镇虫沙成底事，五王龙种竟无归，行人泪堕官桥柳，披拂长条已十围。”并以东晋君臣无力收复中原为喻：“永嘉南渡须臾事，忍向新亭问楚囚！”史可法孤守扬州，城陷殉难后，当时人民找不着他的尸首，把他的衣、冠埋在梅花岭前，建成坟冢，以便春秋祭祀。梅花岭在扬州广储门外，为扬州名胜。康熙三年，渔洋与诸名士春游，作《冶春绝句十二首》，其一便抒写游梅花岭的感慨之情，诗道：“当年铁炮压城开，折戟沉沙长野苔。梅花岭畔青青草，闲送游人骑马回。”安徽省芜湖西南长江边有处名获港，附近有板子矶，是当年黄得功曾经驻防的地方。渔洋《北归志》中记述道：“过获港，望板子矶，孤阜临江，上有城堞，故靖南侯黄公置戍于此。”渔洋于康熙二十四年自广东归京，舟过芜湖，作《获港》诗，感慨道：“胜地不留逋客住，暮潮闲送夕阳归。黄公战处今残垒，凭眺休登板子矶！”

描述生产劳动的诗，以《蚕词四首》、《山蚕词四首》著称。《蚕词四首》，叙写了农家养蚕的忙碌过程。首叙妇女准备养蚕，先祭蚕神“马头娘”的农家习尚，其次描述妇女陌上采桑，一直写到蚕上簇做茧，以备缫丝。诗道：

青青桑叶映回塘，三月红蚕欲暖房。相约明朝南陌去，
背人先祭马头娘。

鸠鸣屋角桑叶低，三眠四眠蚕始齐。小姑娇小好闲事，